



1990年

短篇小说选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1990 年短篇小说选

谢明清 胡德培 于砚章 编选
赵水金 高贤均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九二年·北京

封面设计：徐中益

责任编辑：杨 柳

一九九〇年短篇小说选

1990 Nian Duanpian Xiaoshuo Xuan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 315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4\frac{1}{8}$ 插页 2

1992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92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5,444

ISBN 7-02-001330-9/I·1217 定价 6.90 元

目 次

通腿儿	赵德发 (1)
玩人三记	陈 军 (19)
写意	周克芹 (51)
我在 R 城被囚	蔡未名 (60)
狼爷·狗奶·杂串儿	马秋芬 (83)
多维空间	芳 洲 (104)
结局	(香港) 颜纯钧 (113)
教育诗	刘 恒 (125)
调解	马海春 (138)
阴阳交接	蒋子龙 (145)
蓝岛	黄康俊 (170)
驿站笔记	张 宇 (189)
白贝	陆颖墨 (215)
不会变形的金刚	毕淑敏 (226)
超人阿 A	(台湾) 王幼华 (240)
泄露	(回族) 木 斧 (256)
忧患的碉楼	沈仁康 (270)
最后两票	陆涛声 (285)
老人角	范小青 (299)
外公	田东照 (313)

影影绰绰	肖亦农 (323)
转了一圈回不来	吴 天 (336)
悬壶日志	张 征 (352)
野马分鬃	(蒙古族) 鲍尔吉·原野 (374)
甲子	阿 成 (384)
求签	(白族) 张 长 (389)
看不见的墙	李鸢鹏 (406)
彩玛瑙	侯大康 (412)
虾战	邓 刚 (431)

通 腿 儿

赵 德 发

—

那年头被窝稀罕。做被窝要称棉花截布，称棉花截布要拿票子，而穷人与票子交情甚薄，所以就一般不做被窝。

两口子睡一个被窝。睡出孩子仍搂在被窝里。一个两个还行，再多就不行了。七岁八岁还行，再大就不行了。

再大就捣蛋。那一夜，榔头爹跟榔头娘在一处温习旧课，刚有些体会，就听脚头有人喊：“哪个扇风，冻死俺了！”两口子羞愧欲死，急忙改邪归正。天明悄悄商量：得分被窝了。

但新被窝难置。两口子就想走互助合作道路。榔头娘找狗屎娘说了意思，狗屎娘立马同意，并说你家榔头夜里捣蛋，俺家狗屎捣得更厉害，俺家狗屎爹已经当了半年和尚了。两个女人就嘎嘎笑。笑后谈妥：两家合做一床被窝，狗屎娘管皮子，榔头娘管瓢子。

费了一番艰难，终于将皮子瓢子合在了一起。狗屎家有间小西屋，有张土坯垒的床，抱些麦秸撒上，弄张破席铺上，把被窝一展，让两个捣蛋小子钻了进去。

狗屎榔头就睡。一头一个，“通腿儿”。“通腿儿”是沂蒙山人的睡法，祖祖辈辈都是这样。兄弟睡，通腿儿；姊妹睡，通腿

儿；父子睡，通腿儿；母女睡，通腿儿；祖孙睡，通腿儿；夫妻睡，也是通腿儿。夫妻作爱归作爱，事毕便各分南北或东西。不是他们不懂得缠绵，是因为脚离心脏远，怕冻，就将心脏一头放一个给对方暖脚。现如今沂蒙山区青年结婚，被子多得成为累赘，那又怨不得他们改动祖宗章法，夜夜鬼混在一头了。

五十年前的狗屎榔头就通腿睡，睡得十分快活。每天晚上，榔头早早跑到狗屎家，听狗屎爹讲一会傻子走丈人家之类的笑话，而后就去睡觉。小西屋里是没有灯的，但没有灯不要紧，狗屎会拿一根苘杆，去堂屋油灯上引燃，吹得红红，到小西屋里晃着让榔头理被窝。理好，狗屎便把苘杆去墙根戳灭，二人就同时登床。三下五除二褪去一身破皮，然后唉唉哟哟颤着抖着钻进被窝。狗屎说：俺给你暖暖脚。榔头说：俺也给你暖暖。二人就都捧起胸前的一对臭东西搓，揉，呵气。鼓捣一会，二人就互抵对方脚心，于是就笑，就骂，就蹬腿踹脚。狗屎娘听见了，往往捶门痛骂：两块杂碎，不怕蹬烂了被窝冻死？二人就怵然生悸，赶紧老老实实，随后把对方的脚抱在怀里，迷迷糊糊渐渐睡去。

就这样睡。一直睡到二人嘴边发黑。

后来，二人睡前便时常讨论女人了。女人怎样怎样，女人如何如何。但是尽管热情很高，他们却始终感到问题讨论不透。榔头说：“好好挣，盖屋娶媳妇。”狗屎说：“说得对，娶个媳妇就明白啦。”于是，二人白天就各自回家拼命干活。

十八岁上，二人都说下了媳妇，都定下腊月里往家娶。

这一晚，狗屎忽然说：“娶了媳妇，咱俩不就得分开么？咱通腿几十年，还真舍不得。”

榔头想了想说：“咱往后还是好下去。一，盖屋咱盖在一块；二，跟老的分了家，咱们搭俱种地。”

狗屎说：“就这样办。”

榔头说：“不这样办是龟孙。”

二

人生的重场戏是结婚。

重场戏中的重要道具是床。

床叫喜床。一要材料好。春是好光景，春来万物始发，因而喜床必须是椿木的。二要方位对。阴阳先生说安哪该就安哪该，否则会夫妻不和或子嗣不蕃。

狗屎的喜床应该靠东山顶南，榔头的喜床应该靠西山顶南。于是，俩人的喜床就只隔一尺宽的屋山墙。

墙是土坯垛的，用黄泥巴涂起。墙这面贴了张《麒麟送子》，墙那面也贴了张《麒麟送子》。——

夜里，这墙便响。有时两边的人听到，有时一边的人听到。嚓、嚓、嚓、嚓，像秧歌队打的铜钹，合着点儿。

狗屎家的睡醒一觉，听那墙还响，就去扯耳朵边的大脚片子。扯不几下，大脚片子一抖，床那头便问：“干啥？”狗屎家的说：“你听墙。”狗屎便竖起耳朵听。听个片刻，狗般爬过来，也让墙响给那边听。弄完了，墙还响个不停。狗屎家的说：“你个孬样！看人家。”狗屎便在黑暗中羞惭地一笑，爬回自己那头，又把个大脚片子安在媳妇的耳旁，媳妇再去扯他也不觉得。

狗屎家的仍不睡，认真听那响。一边听一边寻思：离俺尺把远躺着的那女人，长了个啥模样？黑脸白脸？高个矮个？这么寻思着就一心要见见她。但又一想：不行不行。老人家嘱咐得明白，两个女人都过喜月，是不能见面的，见面不好。

不见面就不见面，反正三十天好过。狗屎家的就整天不出门，只在院里、灶前做点活落。榔头家的似乎也懂，也整天把自己拴在家里。两家如发生外交事务，都由男人出面。男人不在家，偶尔鸡飞过墙，这边女人便喊：“嫂子，给俺撵撵！”那边女人便也答应一声，随即“咪咪、咪咪”地把鸡给吆过来。两个女人虽没见面，声音却渐渐熟了。榔头家的心下评论：她声音那么粗，跟楠棒似的。狗屎家的心下评论：她声音那么细，跟蜘蛛网似的。

中午，狗屎家正做饭，忽听街上有人喊：“快出来看！过队伍喽！”狗屎家忙舀一瓢水将灶火泼灭，咕咚咕咚跑向了门外。还真是过队伍。一眼就认出是八路。军装黄不拉唧，破破烂烂，比中央军差得远。可人怪精神，一边走还一边唱，唱几句就喊个一二三四。当兵的整天喊一二三四，准是好久不在家数庄稼垄，怕把数码忘了。好多人都别着钢笔，怪不得有“穷八路，富钢笔”这句传言。有些兵还胡子拉碴，看来是有家口的，不知他们想不想老婆孩儿……

不知不觉，队伍过完了。有人说，这是老六团，沂蒙山里最神的八路军队伍，说打哪就打哪，小日本最怕他们。狗屎家的听得一愣一愣的，不由得又追了队伍尾巴几眼。

又一眼撒出去，却撒到了一个女人身上。女人站在东院门口，穿一身仁丹士林，脸上几片雀斑，斑雀上方有一对亮亮的东西在朝自己照。

狗屎家的悟出：这是隔墙躺着的那女人。哟，新人竟见面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对了，娘说过，遇到这件事，谁先说话谁好。

说，赶紧说！

可是，向她说啥呢？

正思忖间，忽听那女人开口了：“也看队伍？”

听着这细如蜘蛛网的熟音儿，狗屎家的浑身一抖：糟啦糟啦，这一下子俺可完啦。这个浪货，浪货浪货！她就狠狠地戳了榔头家一眼，狠狠地在鼻子里哼一声，转身回家了。

见她这样，榔头家的马上灰了脸儿。

一出喜月春老爷醒来，要人们用犁铧给他搔痒，但榔头与狗屎没搭成悻。狗屎的老婆不让，说她不愿见东院那爱走高岗的骚货。

榔头明白了缘由，就回家责怪媳妇。媳妇道：“俺不抢先说话她就抢先。谁不想个好。”

榔头嘟噜着脸说：“弟兄们不错的，都叫娘儿们搅咕毁了。”

媳妇把嘴一噘：“俺耍，俺回娘家。”说着脚就朝门外迈。榔头从后边一下子抱住，边揉搓媳妇胸脯边说：“谁嫌你耍啦？谁嫌你耍啦？杂种羔子才嫌你耍！”

春耕时，两家都买不起牛，都用铁铧。

两个女人见面不说话，错过身都要吐一口唾沫。两个男人见面还说话，但也就是“吃啦喝啦”，不敢多说，生怕惹得自家媳妇心烦。

三

别看八路军吃穿不好枪炮不好，却在这一带扎下根了。小鬼子兵强马壮，可就是到不了沐河东岸。

八路扎下根，就开始发动老百姓。从那时活到现在的人都讲：共产党就是会发动老百姓，不会发动老百姓的不是共产党。

先是唱戏。把戏班子拉来，连演两天。有出戏也怪，不唱，光说光说。说的是北京洋腔，听了半天才听出眉目：那个俊女

人不正经，跟老头的前妻儿子掰伙。后来那小伙子不干了，又跟丫环好。后来一家几口人都死了，说是叫电电死的。电是啥玩意儿？那么毒？那么毒就拿去毒日本吧！另外几出戏虽然唱几句，但也不懂。不懂就不懂吧，老百姓图个热闹就行了。所以有人一边看戏一边议论：还是八路好，五十七军啥年月给咱演过戏来？

接着是减租减息。“工作人”把佃户叫到一起问：“你们为什么穷呀？孙大肚子为什么富呀？”佃户说：“人家命好呀，咱们命霉呀！”工作人气得瞪眼。瞪完眼又说：“不是的。是穷人养活了地主。”佃户说：“养活就养活呗。地是人家的，给咱种是面子，不给咱种是正好。”工作人气得骂：“贱骨头！合该受罪！”就散会了。第二天晚上又开。另一个工作人不发火，老讲老讲，一连讲了五六个小时，把佃户讲转了筋，就合伙去找孙大肚子要他退粮。佃户们扛了粮食回家，见孩子的小肚子凸了起来，便伸手去摸，摸得孩子笑着喊痒也摸不够。

然后是办识字班。工作人说：妇女要翻身，要学文化。就叫大闺女小媳妇聚在一堆学起来。没有本子钢笔，就一人抱一块瓦盆碴子用滑石画。学一阵子还唱歌：

呜哩哇，呜哩哇。

呜哩哇，呜哩哇。

北风吹起落叶飘，冬来了。

湖净场光粮藏好，心不操。

上冬学又是时候了，

上冬学又是时候了。

不当游手的流浪汉，满街串，

别叫庄长长催，挨户喊。

自动报名跑在前。

自动报名跑在前。

.....

狗屎家的就是跑在前的。因为她去了一回就觉得那里热闹。原来，她晚上都是和狗屎啦呱唠，但大半年过去也没啥可啦了。一进识字班，晚上回来就又有呱啦了，所以她就积极。妇救会长看她积极，就叫她当了组长，负责后街的十几户。这一来她就更积极，天天上门动员人家参加识字班。有的人家不让闺女出门，说是听人讲：办识字班是为了给八路配媳妇。过了阳历年，识字班里的大闺女都不准出嫁，跟八路排成两排抛手绢，抛着谁就跟谁睡。狗屎家的听了，骂一声“放狗屁”，立即报告了妇救会长田大脚。田大脚手拿铁皮喇叭筒，爬上村中的一棵大榆树，一遍又一遍地辟谣。大闺女们这才陆陆续续地走出了家门。

后街这片唯独榔头家的没参加，狗屎家的也没上门动员。她让别人去叫。榔头家的对来说：“狗屎家的参了俺就不参。”狗屎家的气得不行，就找田大脚，要她召开妇女大会，狠狠斗争那个落后分子。田大脚没同意，说革命要靠自觉。

一入腊月，识字班就学扭秧歌。没有红绸，就一手甩一条毛巾，甩得满街筒子毛巾翻飞，让人眼花缭乱。有促狭汉子在一边看，就和着秧歌调唱：

哎哟哎哟肚子疼，

从来没得这样的病。

自从进了识字班，

奶子大来肚子圆……

姑娘们听见了，就一齐围过来要斗争唱歌的。唱歌的把手撑在额头上，连声说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捏着眼皮打敬礼！”姑娘们便哈哈笑，笑完又去扭着腰肢甩毛巾。

狗屎家的也甩。但她腰腿不灵活，那“转身步”扭得太冒失，让人看了直想笑。于是又有人唱，

狗屎媳妇真喜人，
扭起秧歌大翻身。
肚子一挺腕一扭——

看你翻身不翻身！

狗屎家的听了也不恼，仍旧嘻嘻哈哈地扭，直扭得满头大汗。

狗屎家的整天不在家，狗屎就冷清了。一人坐不住，就溜跬到东院。榔头家的说：“跑俺家干吗？宝贝媳妇呢？”狗屎咧咧嘴说：“那块货，疯疯癫癫的，可怎么办。”榔头家的说：“进步嘛。等去开模范会，又是大饼又是猪肉。”狗屎不再作声，就蹲到地上跟榔头下“五虎”棋。狗屎的棋子是草棒，榔头的棋子是石子。一盘接一盘，谁输了就气得要操这操那，榔头家的在一旁边做针线边笑。

狗屎家的从识字班回来，找不见狗屎，就知道是上了东院。她在院里使劲咳嗽一声：“呃哼！”狗屎听见了，就慌忙撇下一盘没下完的棋跑回来。媳妇熊他，嫌他找落后分子，他只是笑。

这一天，狗屎家的回来，在院里咳嗽了一声。但没见狗屎回来；又咳嗽了一声，还不见狗屎回来。于是，她把新铰的“二道毛子”一甩，噎噎噎去了东院。见男人正瞅着棋盘发愣，就一把拧住了他的耳朵：“叫你你不应，耳朵里塞上驴毛啦？天天跟落后

分子胡混，有个啥好？”榔头家的听这话太损，也就开口骂起来：“你先进，让八路都先进你！”狗屎家的眼里顿时喷出火来，扔下男人就扑向榔头家的。榔头说：“甬闹了甬闹了。”把媳妇严严实实地遮在了身后。狗屎家的仍要揍榔头家的，不料狗屎去她身前一蹲一起，她就在狗屎肩上悬空了。男人扛着她朝门外走，她还在男人肩上将身子一挺一挺地骂，那架式活像凫水。

四

根据地的参军运动开展了，村村开会，庄庄动员。

野槐村也开了大会，可就是没有报名的。无奈，村干部就把二十多名青年拉出去，关到村公所里“熬大鹰”：不让吃饭，不让睡觉，由村干部日夜倒班训话。青年一个个都叫熬得像腌黄瓜。第三天上，村长又训话。青年说：“整天嘴叭叭的，你怎么不去？”村长脸一白，说：“你甬不死攀满牢。俺走了，村里的工作谁干？”青年便皱鼻子：“这话哄三岁小孩还行。”村长哑言半晌，而后把腿一拍：“那好，俺去！这回行了吧？”见村长带头，有三四个人也应了口。村里把他们放了，剩下的继续熬。但一个个都熬倒了，还是没有人再答应。

村干部私下里说：“看来光这个法子不行，得发挥识字班的作用。”

于是，识字班就开会，要求妇女们“送郎参军”。田大脚讲完，让大家都表个态度，狗屎家的第一个站出来说：“看俺的！”

当天晚上吃饭，狗屎家的说：“喂，你去当八路吧！”

狗屎说：“甬跟俺瞎戏戏。”仍旧往嘴里续煎饼。

“真的。”

狗屎的嘴不动了，左腮让一团煎饼撑得像个皮球。“俺连鸡都不敢杀，怎么去杀人？”

“那是去杀恶人。”

“杀恶人也不敢。”

“那就去当火头军，只管办饭。”

“俺也不。”

以后再怎么，狗屎就是不应口。

狗屎家的火了：“开弓没有回头箭。俺已经保下证了，你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。”

“俺舍不得你。”

“舍不得俺？那好，从今天俺就不给你当老婆，叫你舍得！”

果然，当天夜里她就不让狗屎上身了。第二天，也不和他说话，也不给他做饭，晚上隔二尺躲上三尺。

第五天上，狗屎说：“唉，有老婆跟没老婆一样，干脆去当八路吧。”媳妇一笑：“俺就等着你这句话了。”立马就去村里汇报。

田大脚说：“太好了，明日就往区里送。”

晚上，狗屎家的杀了鸡，打了酒，让狗屎好好吃了一顿。吃完，女人往床上一躺：“这几天欠你的，俺都还你。”

这一夜，榔头听见墙一直在响。但他与媳妇没有仿效。他披衣坐在被窝里，一声不吭老是抽烟，一夜抽了半瓢烟末。

第二天，野槐村送走了十一个新兵。十一个当中，有六个是识字班动员成的。识字班觉得很光荣，就扭着秧歌送。狗屎家的扭了两步却不扭了，说两脚怎么也踩不着点儿。就跟着走，一直走到村外。

狗屎是正月十三走的，二月初三区上就来人，说他牺牲了，还给了狗屎家的一个烈属证。狗屎家的不信，怎么也不信。说活

蹦乱跳的一个人，怎么会这么快就死。正巧当天本村回来一个开小差的，说狗屎第一次参加打仗就完了。他还没放一枪，没扔一个手榴弹，就叫鬼子一枪打了个死死的，尸首已经埋在了沂水县。狗屎家的这才信了，便昏天黑地地哭。

榔头家的一听说这事，心里立即乱糟糟的，便去了西院想安慰安慰狗屎家的。不料，狗屎家的一见她就直蹦：“都怪你都怪你都怪你！喜月里一见面你就想俺不好！浪货，你怎不死你怎不死！”骂还不解气，就拾起一根荆条去抽，榔头家的不抬手，任她抽，并说：“是俺造的孽，是俺造的孽。”荆条嗖地下去，她脸上就是一条血痕。荆条再落下去再往上抬时，荆条梢儿忽然在她左眼上停了一停。她觉得疼，就用手捂，但捂不住那红的黑的往外流。旁边的人齐声惊叫。狗屎家的也吓得扔下荆条，扑通跪倒：“嫂子，俺疯了，俺该千死！”榔头家的也跪倒说：“妹妹，俺这是活该，这是活该！”两个女人抱作一处，血也流泪也流。

五

榔头家的养了一个多月眼伤。这期间又正巧“嫌饭”^①，吃一点呕一点，脸干黄干黄。

狗屎家的整天帮她家干活。推磨，她跟榔头两人推，烙煎饼，她自己支起鏊子烙。就是去地里剜野菜，回来也倒给榔头家半篮子。

一个月后榔头家的拆了脸上的布，脸上大变了模样。以后狗屎家的跟她说话，从来不敢瞅那脸，光瞅自己脚丫子。

识字班还是办着，但狗屎家的不去了，她说没那个心思。

^① 嫌饭：妊娠反应。

没处去，就去找榔头家的啦呱。啦着啦着，她常把话题扯到榔头家的眼上，骂自己作死，干出那档子事来。一次又这样说，榔头家的变色道：“事过去就过去了，还提它干啥？你再提，咱姊妹一刀两断！”狗屎家的见她脸板得真，往后就再也不提了。

就啦别的。多是啦作闺女时的事。

榔头家的说，她娘家有十几亩地，日子也行，可就是亲娘早死了。后娘太酷，动不动就打她骂她。有一次下了毒手，竟把她下身抠得淌血。

狗屎家的说，爹好赌钱，赌得家里溜光，把娘也气疯了，他还是赌。没有兄弟，地里的粗活全由她干，硬是把个闺女身子累成了粗粗拉拉的男人相。

说到伤心处，俩人眼睛都湿漉漉的。

榔头家的会画“花”，鞋头用的、兜肚用的、枕头用的都会。村里女人渐渐知晓了，都来向她求“花样子”，榔头家的常常忙不过来。狗屎家的说：“你教俺吧，俺会了也帮你画。”榔头家的说：“行。”

榔头家的找出几张纸，一连画了几张样子：“喜鹊登梅”、“鸳鸯戏水”、“金鱼串荷花”、“凤凰串牡丹”等。狗屎家的一看，眼瞪得溜圆：“俺娘哎，难煞俺了。”榔头家的说：“要不你先画‘五毒’，小孩兜肚上用的，那个容易。”

狗屎家的就开始画，仍用识字班里学字的盆碴子。先画蜘蛛。两条长杠靠在一起是蜘蛛身子，无数条短杠撒在两旁是蜘蛛腿。榔头说：“不孬不孬。”狗屎家的笑逐颜开，又接着学画蝎子、蝎虎、长虫、巴疥子。十来天把“五毒”画熟了，又去学其他的。

一天，狗屎家的画着画着停了笔，眼直直地发愣。榔头家的